

寄禪上人體無完膚

梁永康

苦行求法，其源甚古，昔釋尊山中趺坐，鵲巢於頂，蘆盤於膝，六易寒暑，身如枯木，已啓其端，攷諸於藏則金剛經內離相寂滅分第十四中載：『須菩提！如我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，我於爾時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衆生相、無壽者相。何以故？我於往昔節節支解時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衆生相、壽者相、應生瞋恨。』亦透露其中消息。洎乎後世，在歷史上最顯著者如梁武帝時之傅大士（名翕，唐道宣作續高僧傳，列感通門）預知世亂，擬自燒身，爲衆生除罪，弟子等悲鳴呼號，求輸己命以代，其中或弑首劓鼻，或焚臂燒身，或割耳出血，均所以供養其師，舉國若狂。流風所播，代有繼述，故今受戒者仍有燒頂燃臂之舉，皆重佛法，承遺風於勿墜也。蓋一切衆生無不愛惜自身，縱殺其他生命，引爲快樂，然於己身則蚊蟲微咬，亦不能忍，故大乘經中如法華、楞嚴、梵網等經，俱稱讚苦行，亦緣燃身之一部份供佛，皆屬於捨，於六度中，仍屬布施。然所貴者爲至心懇切，無求名，無求人天福樂之心，本上求佛道，下化衆生而行，則功德自屬無量無邊，且亦業消慧朗也。

清末民初，有寄禪上人，亦以苦行聞於時，燃頂四十有八，自頂至腹百有八，兩臂殆無完膚，常至寧波阿育王寺供灑掃，於佛舍利前剝背肉如錢者數四，注油於中以代燈。又燃去左手兩指，因自號八指頭陀。曾發誓修法華般若行，朝夕懺悔，每追溯過去，輒淚涔涔而下，盡八十日徧身寒作，如在冰雪中，舌根麻木不得轉，惟默誦經文，萬言立盡，心大駭，疑爲着魔，靜坐數日，始復常態，世智由是頓開，其禪定之力，可由是而見之。而其後之奔走佛事以身殉教固早植根於是矣。

上人湖南湘潭人，諱敬安，字寄禪，早歲父母俱亡，廢讀，爲田家牧牛，同治七年，驅牛出郊野，見籬間白桃花爲風雨吹落

，感而大哭，遂投湘陰法華寺祝髮，時年十八，後聞歧山恆志和尚倡教外別傳之旨，冒雪往參，志公命司行堂，兼執飼犬役數年，一日犬食未盡而去，志公適至，上人恐見譴，乃取其餘者食之，俄見犬自廁出，因思前食犬餘糧，心中作惡，嘔吐不止，旋念一切世間物本無垢淨，亦無好惡取捨，皆由業識妄生分別，遂悟入心地法門。

上人歷主衡陽羅漢，衡山上封、大善。寧鄉爲山，長沙神鼎、上林各寺，又主天童十一年。百廢俱興，夏講冬禪，靡有虛歲。清末罷科舉，南中大吏倡提取各寺之產以興學校，上人竭力維護，後得浙撫聶仲芳（曾國藩之婿，前上海市商會長聶雲台居士之父）之助，改由各府自辦僧學，爲僧人自創學校之始。武昌起義後又至上海聯合各地僧侶，創中華佛教總會，得孫總統許可，於民國元年四月，成立於上海留雲寺。諸山長老共推之爲會長。後因湘中寺產，爲人所佔，遂入北京請願，要求發還，因與內務部主管司長言語牴牾，遂歸住法源寺，一夕間遽寂，殆以身殉教矣！

上人以禪門本色，爲清空靈妙之音，詩名滿天下，斐然文采，不染一塵，同光間翰苑中人以詩鳴者如易哭菴、樊樊山、鄭孝胥、陳散原等，均疊相唱和，遺著有八指頭陀詩集，逼近唐音，耆宿共仰，（十年前曾有台版出售，惜所印不多，今已如鳳毛麟角）。筆者於七零年青年佛教創刊號中曾有文簡介，故茲篇不贅。夫璞玉渾金，賴良工而始顯耀，千將莫邪，非鍛鍊莫克光騰，古往今來，立大功、建大業者，無不苦其心志，排除萬難，乃抵於成，毀譽由人，榮辱不驚，特立獨行，自與常兒異也。上人處末法中，羣星滿天，孤月獨明，其淬厲奮發，堅忍不拔之精神，結綠青萍，豈云無價？固自有足爲世式者在。